

乡村伤变史

朱正安
著

 文匯出版社

乡村伤变史

朱正安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村伤变史 / 朱正安著.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496-2719-6

I. ①乡…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11825 号

乡村伤变史

著 者 朱正安
责任编辑 朱耀华
特约编辑 甫跃辉
装帧设计 张志全

出版发行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1/32
字 数 250千
印 张 13
印 数 1-2700

ISBN 978-7-5496-2719-6
定 价 49.00元

读《乡村伤变史》

梁永安

当代文学创作有一个难题：如何从乡村社会的“中层”，描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驳杂历史？所谓“中层”，从乡村来说就是一个乡镇的众生百态，从城市来说是一个街区的风云流变。我们的很多小说，要么从大历史的宏观书写“红与黑”的对弈搏杀，要么从个人悲欢细描坎坷浮沉。乡镇是村落的中心，它聚集着农民生活全部要素，将近100年来，中国乡镇的人们是怎样走过来的？这是文学创作的重要领域，却一直缺乏纹理清晰、内蕴丰厚的标志性作品。

因此，读朱正安的长篇小说《乡村伤变史》，就有种久盼的欣悦感。小说的背景开阔漫长，从抗日战争一直写到改革开放，乡土所经受的雷霆风雨如呼啸的巨耙，粉碎性地纵横往复，给乡村带来一次次伤变。非常宝贵的是，小说中主要人物，无论是金珠、潘鹤鸣、小麻子、剑光、严芳、周兰畦，还是严文魁、杨宝乾，都是赤松镇的本乡人物。这与以往“外来者”主导的乡村小说（如柔石《二月》、古华《芙蓉镇》、周立波《山乡巨变》）大不相同，具有强烈的原生性，是从乡土的内部去反映动荡的外部世界变迁，写出了乡村族群关系、权利关系、伦理关系以及道德文化的整体淬变。

作者有意识地调用了大量乡土方言，愈加调浓了小说的地域情味，这种“由内向外”的写法，需要对故土、故人的深厚感情，诚

如作者所说：“我就是那个大块头，这部小说的作者，我生于赤松镇长于赤松镇。”正因为具备如此真挚的故里乡情，小说中人物没有黑白分明的脸谱，而是情感上千丝万缕的勾连。印象尤深的是杨宝乾，他抢夺金珠如黄世仁，打击日本鬼子如勇士；传说天下第一军的头领汤天宝就是他，文武双全，文能出口成章，武能百发百中，而且手段残忍，杀人如麻。就是这样一个人，晚年“却像变了个人，自责，寝食难安，足不出户，不停地抽烟，嘴里不停地讲着两个字：作孽”。生命的最后一段，他以港商的身份回家乡，想为赤松镇的生路出把力，却死于破产。土地的胸怀是宽广的，人们往往更念及一个人的好，作者笔下流溢着传统的温情，道德逻辑更趋向于善，具有悠远的历史视野。

现代小说艺术发展出复杂的叙事技巧，这是任何小说家都不能忽视的。《乡村伤变史》在谋篇布局上显示出娴熟的把控力，讲述时间并不受线性的约束，灵活运用了积木式的建构方式，一切围绕人物的心理节奏和相互关系展开描写。特别是第一章，用一场“公审大会”辐聚了小说的关键人物，在生死线上入木三分地暴露出每个主角的性格内质，使读者建立起对人物的基本感觉。小说的开篇需要的就是这种力度，它很考验作者的功力。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乡村社会，拥有人类最大的农民群体，却未能写出世界上最经典的乡村小说，这是中国文学最大的遗憾。原因一言难尽，希望仍在未来。《乡村伤变史》是这个进程中的宝贵努力，提供的不仅是一部作品，是一片虔诚，更是一份遥远的期待。

2018年8月23日

目 录

第 一 章	 001
第 二 章	 015
第 三 章	 027
第 四 章	 045
第 五 章	 058
第 六 章	 073
第 七 章	 084
第 八 章	 095
第 九 章	 103
第 十 章	 111
第 十 一 章	 123
第 十 二 章	 134
第 十 三 章	 145
第 十 四 章	 160
第 十 五 章	 171
第 十 六 章	 178
第 十 七 章	 187
第 十 八 章	 195

第 十 九 章		202
第 二 十 章		213
第二十一章		224
第二十二章		235
第二十三章		247
第二十四章		256
第二十五章		266
第二十六章		273
第二十七章		282
第二十八章		291
第二十九章		299
第 三 十 章		308
第三十一章		313
第三十二章		322
第三十三章		331
第三十四章		340
第三十五章		348
第三十六章		359
第三十七章		372
第三十八章		383
第三十九章暨跋		399

第一章

经过不晓得几日几夜的刑讯逼供，金珠终于吃不消了，她浑身疲软，精神恍惚，任凭他们辱骂吊打用冷水浇，最终还是瘫倒在地上困去了。困去了的金珠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家变成了戏台上苏三一样的女人，穿着黑色囚衣，戴着枷锁，一步一挪地走在一条望不到尽头的大街上。她喊冤枉，身后的两个解差就用枪托打她，她还是喊，喊着喊着就听得前头锣声震天——噶、噶、噶……抬头望去，一片尘土。飞扬的尘土里隐约可以看见几块牌子，牌子上写着“肃静”、“回避”的大字。不晓得啥人在她身后向她喊：“金珠，钦差大臣潘鹤鸣来了，有人搭你申冤了，快喊呀，喊冤枉，喊呀，声音大点……”

金珠做这个梦的辰光，潘鹤鸣真还坐着胥浦县委的吉普车行驶在从胥浦县城到赤松镇的路上。

其时正值仲秋时节，坐在车上向外望去，水稻灌浆了，风掠过，形成一波又一波厚重的稻浪；棉花地里有的棉铃已经吐出了白花花的棉絮；被翠竹绿树环抱的村庄郁郁葱葱，白墙青瓦房和低矮的草棚参差不齐若隐若现地显现其间……不远处有歌声飘过来——

八月里来是白露，

青青棉铃满枝桠。

太阳一出开白花，
好比是天上的云朵。

九月里来是重阳，
家家户户落秋秧。
蚕豆小麦油菜籽，
来年丰收有保障。

.....

顺着歌声传来的方向望过去，头包芦花布头巾身挎袋子的女人们正在棉田捉花，她们的笑容与绽放的棉铃一样热情奔放。不过，这边的《种田歌》还旣没收场，那边又传来了悠扬的《采菱歌》——

小小菱桶荡湖心，
我和阿哥采红菱呀采红菱。
绿生生菱秧盖水面，
掩的是四角红菱水中沉。

红菱拽着绿菱秧，
菱秧牵着小红菱呀小红菱，
妹是红菱哥是秧，
我俩同生同死不离分。

潘鹤鸣扭头一看——池塘里，绿水中，一大帮男女老少正在一

边唱山歌一边忙碌着。他们有的坐在菱桶里拽着菱秧摘菱角，有的忙着递菱装筐，还有的就干脆打水仗玩泥玩白相了。于是，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四处荡漾。正听得入迷看得眼热呢，那一边又响起了嘈杂声，原来是一只小木船正沿着河浜搜索前行，船上一位戴凉帽的男子一边挥动着手中的竹篙，或撑船前行或用竹篙击打船帮发出“梆梆梆”的声响，一边呼叫着催促水中的摸鱼公公钻下水去，十多只摸鱼公公有的是在水面河下追逐扑腾，有的嘴叼着大小不等的各种拼命挣扎着的活鱼昂首向小船游去，向主人炫耀邀功。

月是故乡明，物为故土亲。潘鹤鸣兴奋得像吃多了老酒一般，差一眼手舞足蹈起来。

一歇歇，赤松镇就到了，华严塔那高高的塔尖越来越清晰了。潘鹤鸣突然之间觉着眼门前一亮——巍然屹立的华严塔两边，那两株早已枯死的白果树竟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他在心里对自家讲：看来草木也是有灵性的啊，解放了，枯树也发芽长叶了。紧接着，过去发生在赤松镇上的许多事体像放电影一样地涌向眼帘……突然之间“嘎嗤”一声，司机把车煞住了，潘鹤鸣不由得身体向前一倾，惊叫了一声。“老潘同志，”司机红着面孔转过身向潘鹤鸣表示歉意，说，“到了。”潘鹤鸣推开车门，司机解释道：“老潘同志，桥让国民党撤退时炸了，不过有摆渡船。我出来时听李书记跟山东胡子打过电话了，让他们到渡口接你。”潘鹤鸣这才发现原来的赤松桥已经不见了，河面上只有几根老桥桩孤苦伶仃地戳在那里。潘鹤鸣说：“谢谢，小庞。回去向李书记汇报一下，就说我潘鹤鸣已经安全到达目的地。”一边又在心里笑道：还老潘同志，不晓得我还是个童子团吧？司机向潘鹤鸣敬礼告别，潘鹤鸣还礼目送，然后

转身，就望见从河对岸过来的摆渡船上，有一位穿军装的大块头正
向这里招手。他想，这可能就是县委李捷副书记介绍的那个山东胡
子了。

与大多数水乡江南的河流相仿，赤松溪是一条波澜不惊、温顺
平和的河。要在以往，此刻赤松镇应该正是最热闹的辰光——河面
上船只穿梭不绝，有捉鱼的舴艋小舟，也有扯着白帆乘风破浪的扯
篷船，偶尔还会开来一艘冒着黑烟的小火轮，拖着一长串驳船匆匆
而过；河对岸的滩渡头一定会停靠着交交关关做小生意的小船：卖
甘蔗腰菱地栗的，卖鱼卖螺蛳蚬肉的，卖大头菜萝卜干的，还有上
镇来放小猪粿米摇糞的本土农船。岸上就更加热闹了，靠河茶馆的
窗口早已是人头攒动坐满了孵茶馆的茶客，酒店里也开始响起刀砧
锅勺的碰撞声。市声嘈杂，热气腾腾。可是如今却变得异乎寻常，
整个小镇像是凝固了。尤其是对岸房墙上铺天盖地的有关土改、镇
反的大幅标语，让人一看就好像闻到了一股火药味道。他不由自
主地把头转向河这边的隆泰米厂——那座高高的铁烟囱里正飘出淡
淡的烟雾，烟雾里他好像看见一位婀娜多姿的女子正向这里姗姗走
来，“金……”他情不自禁，正要呼出一个名字来，他的手却被一
双生满老茧的大手紧紧握住了。

“俺姓秦不姓金——哈哈，辛苦了辛苦了潘镇长！俺们来迟了
来迟了，俺还以为吗都安排好了，可刚去会场一瞅，妈的连个大会
会标都还没扯起来，好让俺狠狠地收拾了一顿，结果……哈哈！”

潘鹤鸣这才醒悟过来，抬头看着这个长一码大一码的山东大
汉，忙说：“哎呀——山东胡子！你好你好，我也是车刚到，你
瞧——”他用目光指了指远去的那辆吉普车，说，“临走时李书记

又找我去谈了次话，要不然我早到了。”潘鹤鸣奉命回胥浦县虽已三天了，但昨天下半日才接到让他到赤松镇就任镇长的命令，所以来赤松镇之前，也就是今朝早晨头，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李捷才给他做了个简单交代。从李捷嘴里得知，赤松镇的党委书记姓秦，名富贵，因为缺干部，是胥浦县东区区委副书记兼的，山东人，渡江干部，大胡子，人称山东胡子。山东胡子文化程度低，阶级觉悟高，爱讲江湖义气，人直爽，好处。不过也有个致命弱点，易冲动，爱听顺风话，主意一定，啥事体忒敢做出来。

山东胡子听得潘鹤鸣直呼其绰号，就觉得格外亲切，乐得像个笑弥勒：“听说潘镇长就是俺们赤松镇人，今后镇上的工作可就全靠潘镇长你啦，哈哈！”

潘鹤鸣连忙摆手：“哪里哪里，我一定做好你的助手。”又说：“我家就在潘家湾，不过说句实事求是的话，小学毕业我就离家读书去了，后来又是打老蒋又是抗美援朝什么的，已经好几年没回来了，这里的情况说不准还没你熟悉呢。”

山东胡子说：“你谦虚，再咋的也是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嘛，哈哈……”

正在这个辰光，潘鹤鸣冷猛生听得有人用本土腔的山东话说：“秦书记你别听潘镇长的，人家抗战时在这儿就很有名气了，又是办学校又是搞武装的，文治武功忒蛮来三的！”潘鹤鸣扭头一看，呆住了。这个人身矮体瘦，穿一身蓝布中山装，头上却戴了顶大一号的黄军帽，所以大半个面孔就藏在帽子里了，让潘鹤鸣看来看去总觉得似曾相识却就是回忆不起来究竟是啥人。山东胡子哈哈大笑道：“严副镇长你都不认识啦？刚才他还跟俺聊起你们当初吗事吗

事呢。”

潘鹤鸣又紧紧盯牢那人。李捷也说起过他，但潘鹤鸣当时不敢相信，一厢情愿地解释为同名同姓的两个人了，所以也就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了。

“严文魁。潘镇长忘记脱了？解放前……杨宝乾当镇长辰光……”严文魁向潘鹤鸣敬了个不伦不类的军礼，说。

潘鹤鸣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不过马上还礼笑道：“你好你好，严镇长，要说资历，你才是赤松镇嫡嫡呱呱的元老了。所以今后啊，还要靠你严镇长多多操心啰。”

山东胡子生性直爽，直言不讳：“俺实话实说，严副镇长毕竟是起义过来的，所以工作嘛还得你潘镇长主抓、把关，具体事务嘛老严你就多干些——”

“不不不，不是还有你书记么。”

“俺不是还兼着东区区委的职务呢嘛，再讲有你们两个人共同合作，没问题，俺一百个放心。”

严文魁显然已经发觉潘鹤鸣对自己心存疑忌，就势接住山东胡子的话打了个岔，说：“听书记的没错。潘镇长，据我观察啊，秦书记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政府食堂里的菜没放大葱，所以把他憋的……嘿嘿嘿！”

潘鹤鸣本来就对严文魁有猜忌，又听他江北骡子学马叫，讲那不生不熟的山东话，心里就更加反感，不过他还是顺势呵呵笑道：“这可是个普遍矛盾啰。我大前天一到县里报到，就已经听得好几个人讲起这件事情了，刘县长，还有组织部的老陈老董他们，几个人全是山东伢子嘛，说要让我在乡下老家专门弄一块地给他们

种大葱……”讲着闲话三个人已经上了摆渡船，山东胡子这才言归正传：“潘镇长，李书记可能跟你说起了吧，今天俺让机关企事业单位包括学校全停市停课停止办公了，加上各村指派的名额，至少也有七八千人，所以叫万人公判大会。你也来得巧，正好上台去亮相，让大小干部还有老百姓都认识认识。”

潘鹤鸣说：“李书记也就简单交代几句话，说赤松镇最近破获了一个国民党东南反共救国军特务潜回大陆作案的案子，今天这里有个公判会，让我趁此机会先亮相。最近台湾那边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是要搞出些气势来震慑震慑，只是保卫工作一定要做得万无一失。可能你们也晓得了，江西有个县开公判大会，竟发生了劫法场！”严文魁说：“这个嘛——请潘镇长放心。那两个特务一清早我就去看过了，老实多了。那个——还有的倂是些死蟹了，啥人也不要想捣乱！周菊畦是昨日夜里才从县里秘密押送来的，单独关在镇政府一间房间里，我专门派了八个武装民兵分两班倒看着的，除非他能长了翅膀飞出去！”潘鹤鸣一听“周菊畦”三个字就兴奋起来：“啥？周菊畦！”山东胡子笑得像弥勒佛，说：“嘿嘿，这就叫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不过这次破案，严副镇长是立了头功的。这个周菊畦啊，抗战胜利，他就以吃素念佛为掩护，又打通了国民党胥浦县县长钟世杰的关节，结果就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50年‘镇反’，这狗日的就蒸发了。嘿，正好前些日子大陈岛的东南反共救国军派人来跟他接头，让俺们给盯住了，还让严镇长来了个放长线钓大鱼，结果你说咋的啦？哈哈，他就躲在俺们眼皮底下——让俺们严镇长从他妻弟家挖的个地洞里给搜出来啦！哈哈……”

严文魁讨好地对潘鹤鸣讲：“潘镇长，你猜东南反共救国军的

头目是啥人？嘿嘿，想不到吧——就是绿玫瑰和杨宝乾！”潘鹤鸣听了这句话，心里不由得格登一下。

这时三个人已经上岸来到大街上。大街上都是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参会群众队伍，每个人手里擎着彩纸做的小旗，小旗上写着标语：坚决镇压反革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他们一个个面色凝重行路匆匆，就像奔赴前线的战士，给整个小镇带来了别样的悲壮气氛。一歇歇三个人来到城隍庙，只见抗战胜利纪念碑下，红旗招展，人头攒动，已是一片喧嚣了。面北搭了个临时木台，上书“赤松镇镇压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台的左右两边及会场四周贴满了革命标语，口号声也已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了。

大会正式开始之前，山东胡子首先把潘鹤鸣推到台前给大家做了个简单介绍。潘鹤鸣是本地人，抗战前后在这个地方办过难童学堂做过地下工作，早已为大家熟知，所以台下立即响起一片掌声，同时又传来了一片啧啧之声。正在这个辰光，会场东南角发生了骚动，接着就见几个武装民兵扭着一个人的臂膀向这边过来，那人不服，一边犟一边叫喊，民兵就把他半拖半抬地弄到台上。接着有个后生民兵跑步来到山东胡子面前，立正，敬礼，然后用比严文魁还要蹩脚的浦南山东腔汇报：“报告秦书记，这个人扰乱会场秩序，让我们抓来了，哪能处理，请指示。”“吗个捣乱的？”“他说今天开犯人大会，开会去的侪是犯人。”还没等山东胡子发话，严文魁就发开了淫威：“他妈的彻底的反革命言论！孙秋根，给我把他捆起来！”那个后生“是”了一声，立即与其他几个民兵把那人五花大绑扎得像肉粽子一样。潘鹤鸣凑近一看，很熟的个人，南阳春茶馆

倒开水的江北阿三，心想本地方言“万”与“犯”一个读音，也许这江北阿三只是开个玩笑而已，何必如此小题大做呢。不过他在心里告诫自家：新官上任第一日，啥情况还不大了解，还是少发表意见为妙。不想严文魁对这桩事体还旡没罢休，非要让江北阿三讲出说那句反动话的动机来，非要让江北阿三讲出是受何人指使破坏这次公判大会的。江北阿三被逼急了，说：“我没得讲呀，我要真讲了就嘴上生疮天打五雷轰！我一个从江北逃难出来的穷小鬼，解放前是啥情况，解放后又是啥地位，我能拎不清啊？反而要讲共产党的坏话啊？感激还来不及呢！不信你们可以问问我老板，我哪个辰光有过反革命的闲话么？”啥人晓得，江北阿三这一番辩白，竟把南阳春茶馆的老板南进泉一把扯了进来。“你还满嘴大道理呢你！孙秋根，马上给我把南进泉传来对质，我倒要看看这个反革命分子老实不老实！”从1950年“镇反”到眼前，“三反”、“五反”、“取缔反动会道门”，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就旡没空隙，有辰光开会，同行街坊正在台下低声讲张，冷猛生台上一声吼叫：“把啥啥分子某某某押上台来！”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雄鸭，也许刚刚还在跟你嘎山湖讲山海经的那人已经成了啥分子被绑到台上了。所以南进泉听得台上要他上去，早就吓得急尿急污拆一身，一弯腰从人缝里溜了出去。错就错在他这一溜，让阶级觉悟特别高的山东胡子认为这是做贼心虚，便立即命令民兵缉拿南进泉。一歇歇工夫，南进泉就被五花大绑押上台来，同时台上台下就响起了“坚决镇压反革命”之类的口号，南进泉也就成了“反革命”。潘鹤鸣看不懂了。可是他又觉得自家不好讲啥，就只得故意抬腕看看手表，又抬头看了看天空，对山东胡子说：“秦书记，我看时间不早了，天气好像也不

太正常，弄不好要下雨，咱们还是按原来安排好的议程进行吧？”山东胡子这才吩咐民兵先把南进泉和江北阿三押到一边去，然后宣布大会正式开始。

在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声中，周菊畦被押上了历史审判台。接着是那两个台湾派来的特务以及周菊畦的妻弟一家，再接下来是本镇几乎每个运动每次斗争大会佷要被像狗一样牵出来示众的几个老运动员。让潘鹤鸣担心的事还是出现了——就在这堆人里，让他日夜牵挂的金珠也被五花大绑地推到了台上。严文魁在犯人被押上台来的同时，已经在慷慨激昂地宣读一篇讲稿，随时掺进一些大一半从山东胡子那里学来的下巴禅——“三扇门两只狗”（俺们、你们、他们；这个——，那个——），他妈的，操，狗日的，龟孙儿……以此突出自家爱憎多分明，觉悟有多高。据讲话中揭露，由绿玫瑰、杨宝乾为正副司令的台湾国民党东南反共救国军最近派遣了两名特务从大陈岛潜入到了赤松镇，并与潜藏在本镇的大汉奸、老牌反革命分子周菊畦取得了联系。按照台湾方面的旨意，绿玫瑰、杨宝乾要求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网罗地痞流氓和社会上仇视共产党新中国的人，大力发展反共势力，组织一个以周菊畦为首的胥浦县地下政府，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并以此与台湾方面反攻大陆时内应外合。结果不但那两个特务被发现了，还手拔萝卜带出一坨泥，周菊畦一帮反革命分子被我人民政府一网打尽。会场上还出示了缴获的手枪、电台和金条等罪证。周菊畦抗战辰光就是全县出名的大汉奸，民愤极大，老百姓甌没一个不对他恨得咬牙切齿的，今天终于让挖出来了，便在会场上造成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有的人还不顾民兵的劝阻，跑到台上去发泄愤恨，这个一记